



**nswp** Global Network of Sex Work Projects  
Promoting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 简报说明

# 关于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针对在全球移徙背景下 贩运妇女与女童一般性建议讨论的书面报告

## 介绍

*“性工作者被监视，被逮捕，与家庭的联系被切断，积蓄被没收，被审问，被禁闭，被交给带着枪的男人让他们送我们回家……所有这些都是以“保护以免遭贩运”的名义做的。他们往伤口上撒盐，却说是帮助我们。”<sup>1</sup>*

NSWP 是一个由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的全球性网络，在 80 多个国家有超过 260 个成员。其宗旨是支持全球性工作者发声，联结区域性网络，为女性、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的权利而进行倡导。NSWP 倡导基于权利的医疗和生活服务，倡导免于虐待和歧视，倡导性工作者的自主决策。

NSWP 很高兴有机会参与此次咨询，协助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CEDAW 委员会）准备《就全球移徙背景下贩运妇女与女童的一般性建议》。我们致力于协助确保各国全面遵守责任，尊重、保护和实现全球移徙和贩运中所有妇女的人权。

全球移徙迅速增长，性别不平等，经济无保障，新自由主义，气候变化等因素都造成冲突增加，以及全球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从而导致妇女和女童更容易遭到人口贩运。缺乏安全移徙路线以及可靠的就业立法，移民工人无法得到保护，也没有有效措施能够支持人口贩运受害者，使大型人口贩运网络能够无所顾忌地运作。加强反人口贩运工作需要各国和相关方能够重振旗鼓，目标一致，用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待人口贩运，而不是狭隘的刑法角度，只关注个别人口贩运者和犯罪分子团伙。

整体而言，我们都有责任为人口贩运受害者找出基于人权且性别敏感的保护和协助措施。当务之急我们需要协调女性权利、移民权利、劳工权利和性工作者权利运动，以达成巩固的反人口贩运有效工作。

## “性工作”和“人口贩运”的混淆及其对人口贩运的影响

很多工作领域都存在剥削性的工作环境，性行业是其中之一。刑事定罪和其他形式的法律压迫，缺乏劳动保护，缺乏安全的移徙机会，以及污名、歧视和边缘化，都加剧了性行业中的这个问题。

然而，将性工作与剥削和暴力相混淆，将性工作中的剥削性工作环境与人口贩运混淆，这是加剧性工作中剥削动荡工作环境的主要因素。这些混淆引出了极度伤害性的法制，将性工作者从服务业中异化出来，阻碍他们组织起来争取更好的工作环境或保护人权和劳工权。

<sup>1</sup> 赋权，2012，《肇事逃逸：关于泰国反人口贩运的性工作者研究》

CEDAW 第 6 条要求“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贩卖妇女和强迫妇女卖淫对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需要注意，在 1993 年联合国消除针对女性暴力宣言中，对女性的暴力定义包括“贩运妇女和强迫卖淫”<sup>2</sup>，认为贩运、强迫卖淫和自愿性工作是有**明显区别的**。

尽管“用卖淫剥削妇女”这个概念并没有授权缔约国禁止一切形式性工作，但也没有明确反对。这就给危险的阐释提供了空间，为实施一些反人口贩运项目提供理由。模糊的语句导致大范围对性工作者的人权侵害。

这造成的后果与保护女性和女童的原意**相反**，对性工作者和人口贩运受害者都造成了巨大伤害。多个跨国组织曾反对将性工作与人口贩运相混淆，包括艾滋病毒与法律全球委员会<sup>3</sup>和大赦国际<sup>4</sup>，他们认为：

- 将性工作推入地下，对性工作者主导的改善工作环境的工作进行刑事定罪，这都损害了打击性行业中人口贩运的工作；
- 将资源和关注从其他有人口贩运问题的行业（家政劳动、农业、渔业和工厂）转移到那些主要打击性工作的项目，而不是聚焦在处理性行业中的人口贩运问题；
- 造成性工作者面临来自执法人员、潜在暴力客人、剥削性中介的伤害，阻碍性工作者参与到艾滋病性病抗击工作。

在加勒比地区，这导致“拯救性执法行动”的增加，移徙性工作者被逮捕和遣返。<sup>5</sup>在 2012 年，墨西哥实施了《预防、惩罚和根除人口贩运犯罪和保护及协助相关犯罪受害者一般法律》。反贩运女性全球联盟（GAATW）将这些影响直接归咎于美国人口贩运年度报告。该报告强制性地混淆了性工作与人口贩运：

*“来自美国人口贩运年度报告和低效腐败法律系统对起诉和定罪的绩效压力，导致了大量违规的错误指控，对（墨西哥）人口贩运的错误定罪主要是针对性工作者和移徙者。”<sup>6</sup>*

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反人口贩运法律被用于解释搜查打击自愿的成人性工作，“造成脆弱性，制造污名，阻碍艾滋病服务的提供”。<sup>7</sup>

大赦国际记录了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因混淆性工作和人口贩运造成的针对性工作者的人权侵害：

*“2012 年联邦反人口贩运法律修正案对一系列行为进行刑事定罪，现在的法律只是简单要求‘剥削’的证据，而这在法律中并无定义。对于商业性行为，有关部门认为只要有点儿跟组织性工作沾边就是。很多政府官员认为性工作就是剥削的，当前的法律允许执法中对人口贩运和性工作采取同种措施，基本没什么动力去区别这两者。”<sup>8</sup>*

这种处理人口贩运和性工作的方式就是政府忽略对被这些法律政策伤害的人执法时人权标准的起始。这种混淆对性工作者有严重后果，如果她们一起工作旅行和做性工作，就更容易因反贩运法律被指控为人口贩运者。这种指控通常判得很重。<sup>9</sup>这种混淆也加剧了对执法机构的

<sup>2</sup> 联合国大会，1993，《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

<sup>3</su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2，《艾滋病毒与法律：权利、风险和健康》，39-40

<sup>4</sup> 大赦国际，2016，《大赦国际关于尊重、保护和实现性工作者人权的国家责任的政策》，17

<sup>5</sup> Kempadoo, Kamala, 《为人之战：加勒比反人口贩运》，社会经济研究 65 期，no. 4 (2016): 5-151

<sup>6</sup> GAATW, 2018, 《性工作为改变而结社：自我代表，社群动员与工作环境》，281

<sup>7</sup> UNDP, 2012, 《亚太地区性工作与法律：性工作中的法律、艾滋病毒和人权》，24-25

<sup>8</sup> 大赦国际，2016，《阿根廷：我所做的不是犯罪》，27 页

<sup>9</sup> GAATW, 2007, 《附带损害：世界反人口贩运措施对人权的影响》

有罪不罚，他们以“执行反人口贩运法律”为名实施非法搜查和拯救行动。<sup>10</sup>这被 CEDAW 委员会认为是需要严重关切的问题。<sup>11</sup>更重要的是，这种混淆否定了性工作者的能动性和自主决策，损害了她们的权力和艾滋病毒抗击工作。<sup>12</sup>

- 任何对一般性建议的阐释都必须明确区别人口贩运、剥削和性工作。

## 愚蠢而危险的“终止需求”方式

“终止需求”法律经常被誉为推动性别平等和通过根除性工作打击人口贩运的策略，但实际上这法律让女性性工作者更容易遭到暴力、歧视和剥削<sup>13</sup>，其直接结果就是让性工作者面临有关部门的骚扰、起诉和任意逮捕。这有很多研究<sup>14</sup>和记录<sup>15</sup>。

“反人口贩运法律”的焦点是根除性工作，这也不利于判断人口贩运的受害者。例如大赦国际针对挪威模式的研究发现“另有证据显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经常因警方打击性工作而受到负面影响”而且“对移民女性的遣返策略也会导致无法侦查人口贩运和发现受害者，使她们处于被再次贩运的风险中。这也意味着在这些案件中，犯罪者没有被制裁”。大赦国际在结论中表示“将遣返作为打击商业性工作的措施损害了挪威政府发现人口贩运受害者的能力”。<sup>16</sup>

尽管“终止需求”法律被作为终止针对女性性工作者刑事定罪的措施进行推广，在很多国家，是对性工作者刑事定罪的同时也对客人刑事定罪。法律被过度应用在性工作者家庭、邻里和工作场所中。尽管有的国家采纳了“北欧模式”，对客人和第三方刑事定罪，而不是性工作者。但如果性工作者为了安全而在一起工作时，也会被当作第三方而被刑事定罪。结果，更多女性性工作者而不是男性客人成为被分析、监视和管制的对象，而且不只是在工作时，更延伸到她们日常生活。

实施“终止需求”法律包括对性工作者工作场所的警方搜查，没收她们的所得作为指控客人的证据<sup>17</sup>，被警方搜查的新闻曝光性工作者身份。加拿大、法国和瑞典的女性性工作者也反映，她们受到刑事指控、拘留、身体暴力的威胁，要求她们作为指控客人的证人。移徙女性性工作者还会受到遣返的威胁。

人们曾断定“终止需求”方式只关心增加对买性者的污名。然而，不可能只增加买性的污名而不增加卖性的污名。

在挪威，警方的“无家行动”旨在将性工作者从家中系统性根除，从 2007 到 2014，超过 400 名性工作者从她们的公寓中被赶出去，其中主要是移徙女性性工作者。<sup>18</sup>在瑞典，警方将性工作者报告给她们的房东，威胁房东如果不驱赶她们，就会遭到起诉。如果性工作者被发现在自己房产中从事性工作，就会丧失合法所有权，没能出售和清空房产就被驱逐。

对买性的刑事定罪使客人改变接触和会见性工作者的方式，以避免罚款或逮捕。性工作者不得不接受这些改变，有时这会威胁她们的安全和健康。对于街头性工作者而言，这意味着在

<sup>10</sup> 大赦国际，2016，《[阿根廷：我所做的不是犯罪](#)》，27-31

<sup>11</sup> CEDAW，2017，《[关于泰国第六次和第七次合并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CEDAW/C/THA/CO/6-7

<sup>12</sup> IRAW Asia Pacific & NSWP，2018，《[性工作者权利框架与 CEDAW](#)》

<sup>13</sup> NSWP，2018，《[政策简报：“终止需求”法律对女性性工作者的影响](#)》，10

<sup>14</sup> NSWP，2015，《[倡导工具包：瑞典模式对性工作者的真正影响](#)》

<sup>15</sup> NSWP，2018，《[政策简报：“终止需求”法律对女性性工作者的影响](#)》

<sup>16</sup> 大赦国际，2016，《[碾压市场的人员代价](#)》

<sup>17</sup> 亚洲促进会，2014，《[安全套之困：执法行为对中国男性、女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艾滋病预防工作影响的调查](#)》。

<sup>18</sup> 大赦国际，2016，《[碾压市场的人员代价](#)》

更偏僻的地区工作而且没有时间采取基本的安全措施，如记录车牌号码和上车前谨慎评估，或在服务前谈判价格和项目。

法国在 2016 年开始对性工作者的客人刑事定罪。“世界医生”的一项研究<sup>19</sup>涉及了超过 700 名性工作者，结果指出，大多数性工作者反映，对客人刑事定罪比之前的法律更具伤害性。之前的法律是对客人和性工作者都以公开拉客治罪。现在的伤害包括经济边缘化，暴力风险增加，安全套谈判能力下降。报告进一步指出，在“保护性工作者”的国家政策与“性工作者比客人更多被刑事定罪”的事实之间，还有明显的差异。

对客人刑事定罪也导致辨识人口贩运受害者难度增加，阻碍了客人和性工作者举报剥削和人口贩运，而她们本是合适的报案人。主流话语将所有性工作者的客人描述为虐待剥削成性的不尊重女性的男人。实际上，在土耳其，对买性没有刑事定罪，74%的人口贩运热线电话都来自客人的举报。<sup>20</sup>

最后但可能最重要的，GAATW 发布的一份报告<sup>21</sup>显示，没有实质证据能支持“终止需求”方法能如其所声称的那样真正减少人口贩运。报告同时表示严重关切该方式忽视了其他劳动领域（包括其他有性别倾向的行业）中的人口贩运；依赖于意识形态而非足够证据；增加针对性工作者的污名；更重视惩罚购买性服务的男人而不是保护女性性工作者的权利。

大多数性工作者自主选择将出卖性作为生计。以解决“不良社会问题”的名义代表一个群体做假设是不合理的。而且，证据显示这些策略不管用，只能伤害性工作者、女性和女童。某些人所谓的基于人权的方式“不起作用”。所谓实施根除策略可以使人口贩运“停止”，这是不合情理的，也没有证据支持。其他劳动形式，如家政工作和服装制造业，和性工作一样有性别倾向。而一切形式的人口贩运都需要以更好的基于劳工权和人权的途径去处理。性工作者不能被当作例外，而必须平等对待。

- **聚焦于终止性工作需求是伤害性的，惩罚性方式并不适于覆盖保护所有女性和女童的基于人权的工作途径。**

## 对第三方刑事定罪

对第三方刑事定罪导致无良人员加入性行业，他们利用性行业的隐蔽特性对性工作者进行虐待和剥削。

性工作者支持的家庭成员，一起工作的性工作者，与性工作者有来往的银行、房东、司机和网站，也因为不适当的人口贩运法律被刑事定罪。在德国，“反人口贩运法律”使性工作者实际不可能合法分享工作场所或共同工作。

2018 年，美国通过了《停止助力性拐卖者法令》（SESTA）和《允许各州和受害者打击在线性拐卖者法令》（FOSTA），立法对性工作者发广告、分享减低伤害和安全信息的在线平台进行刑事定罪。即使在这些法案被签署之前，其他在线广告网站已经被撤销了。FOSTA/SESTA 急剧削减了性工作者独立工作的能力，以及在线广告和筛选客人的能力，从而导致了经济不稳，更加依赖第三方和街头性工作。

## “拯救搜查”、强迫“康复”和歧视性移民法律

<sup>19</sup> 世界医生，2018，《关于法国自 2016 年 4 月 13 日起针对“卖淫体系”法律的影响的研究》

<sup>20</sup> 《嫖客助力打击土耳其性奴役》，独立报，2005 年 12 月 28 日

<sup>21</sup> GAATW，2011，《超越“供需”口号——评估反人口贩运中针对需求的途径的用途与局限》

全球范围内，对性工作者所在地进行搜查（通常涉及钓鱼执法，常导致女性性工作者被拘留或遣返）是用于辨识人口贩运受害者和执行反人口贩运法律的首要策略。

*“反移民政策对性工作者有负面影响；她们被用于侦察无身份的移民和遣返女性。移徙性工作者在数据上看是处于危险的女性，但为她们所做的一切就只是遣返。”<sup>22</sup>*

由移民部门“以反人口贩运为名”对性工作场所进行搜查的情况在增加，不承认是人口贩运受害者或拒绝为司法系统作证的性工作者会被遣返。<sup>23</sup>

## 危险的工作环境和增加的暴力

反人口贩运措施对性工作各方面刑事定罪，导致性工作者因为害怕被逮捕而不能一起工作或交流安全信息，也不能雇司机或保镖等人来增加安全，使性工作者更容易遭受暴力，削弱她们举报人口贩运和暴力的能力。

## 人口贩运数据

人口贩运数据极为复杂，难以估测。正如概念说明（11段）概述 UNODC 的 2016 年《人口贩运全球报告》发现“女性和女童占据 2012-2014 年间被侦查和汇报的人口贩运受害者的 71%”。概念说明的数据正来自这个报告。

重要的是，同一个报告指出：

*“尽管女性仍是被发现的受害者的绝大多数，在过去的十年中，女性受害者的比例整体下降了，从 2004 年的 84% 到 2014 年的 71%。同期男性受害者的比例在增长，在 2012-2014 年间，每 5 个被发现的人口贩运受害者中就有 1 个是男性。”<sup>24</sup>*

UNODC 的报告发现，性剥削作为人口贩运的一种形式：

*“这种形式的趋势是减少。与 2007 年相比，以强迫劳动为目标的人口贩运占据了受害者的较大比例。”<sup>25</sup>*

更多来自国际劳工组织的近期数据证明了 UNODC 早先的估测，现代奴隶中约 71% 是女性和女童。

然而，该报告<sup>26</sup>也发现，现代奴役受害者中有 11.9% 是受到强迫的性剥削/对儿童性剥削，38.2% 是强迫婚姻（其中 84% 是女性和女童）。很明显，49.9% 的现代奴役受害者是被迫从事其他形式的劳动（国家或私营经济）。我们也应当注意到，新西兰 2003 年就对性工作进行了去罪化，至今尚未有将人口拐卖进性行业的报告。<sup>27</sup>

---

<sup>22</sup> GAATW, 2018, 《性工作者为改变而结社：自我代表，社群动员和工作环境》，31

<sup>23</sup> 蝴蝶：亚洲和移徙性工作者支持网络，2018, 《拯救背后：反人口贩运调查和政策如何伤害移徙性工作者》，32

<sup>24</sup> UNODC, 2016, 《人口贩运全球报告 2016》，23 页

<sup>25</sup> UNODC, 2016, 《人口贩运全球报告 2016》，28 页

<sup>26</sup> ILO / Walk Free Foundation, 2017, 《现代奴役的全球估测：强迫劳动和强迫婚姻》

<sup>27</sup> L Armstrong, Women's Studies Journal, December 2017, “[Commentary – Decriminalisation and the rights of migrant sex workers in Aotearoa/New Zealand: Making a case for change](#)”（长白云之乡/新西兰去刑事化与流动性工作者的权利），Volume 31 Number 2, 73.

英国政府官方数据也显示，被英国国家转介机制分类为“性剥削”的“潜在人口贩运受害者”在减少。2015年这一类已经不再是最普遍的剥削类型。2018年第二季度，其他劳工剥削形式占据转介的大多数（49%）。

- 如果一般性建议只是狭隘聚焦在强迫的性剥削，而不是对全球女性和女童影响更大的人口贩运和奴役形式，这将对全球女性和女童的巨大失职，是 CEDAW 错失的机会。

## 由性工作者主导的抗击人口贩运和剥削

尽管有害的反人口贩运法律和项目制造了大量障碍，性工作者权利运动仍在抗击着性行业中的剥削和劳工权利侵害。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对性工作者进行权利教育，通过工会、组织和建立法律诊所来应对性行业中的劳工侵害。

例如，印度的VAMP就开发了一套全面的由性工作者组织和监测的委员会制度，以抗击人口贩运和支持性工作者劳动权利。该制度确保没有未成年人或被贩运者在社群中工作。委员会也负责解决纠纷，如妓院老板付酬过低或扣押报酬，处理骚扰性工作者的地方帮派分子，喝醉的客人，妓院老板与客人的冲突等。VAMP将疑似人口贩运受害者转介到警局。通过与警方合作，VAMP建立了联盟，在与将性工作与人口贩运混淆或搜查拯救方式做斗争时获得警方支持。<sup>28</sup>

## 采取基于人权的方式抗击人口贩运<sup>29</sup>

CEDAW 的《全球移徙背景下关于贩运女性和女童的一般性建议》是一个引导、形成和影响议程的独特机会。焦点应当是人权、劳工权或移徙者权利之一，才能改善人口贩运受害者、移民、包括性工作者在内的女性和女童的环境和生活。

为了阻止性行业中的人口贩运，CEDAW 必须倡导系统性的基于人权的方式，而不是对性工作的方方面面刑事定罪。一般性建议中应当融入：

- 对人口贩运、剥削和性工作的明确无歧义的区别
- 呼吁对性工作进行全面去罪化，包括那些致力于“终止需求”的政策法规
- 确保性工作者的劳工权与 ILO 定义的体面工作的四个成分一致：就业、社会保障、工作者权利和社会对话
- 尊重性工作者的能动性和身体自主性
- 确保人口贩运受害者有获得司法救助的途径
- 确保安全的移徙通道

<sup>28</sup> NSWP, 2017, 《政策简报：性工作是工作》，8-9

<sup>29</sup> NSWP, 2019, 《政策简报：反人口贩运法律和项目对性工作者的影响》



项目支持：



NSWP 弥合差距的联盟伙伴。这个独特的项目致力于解决性工作者、毒品使用者和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人士所面临的人权侵害，以及获得艾滋病和健康服务的情况。请登陆 [www.hivgaps.org](http://www.hivgaps.org) 了解更多信息。